

影印版

丰子恺漫画集

7

丰子恺画
吴浩然编

海豚出版社

云霓

1935年
天马书店版



影印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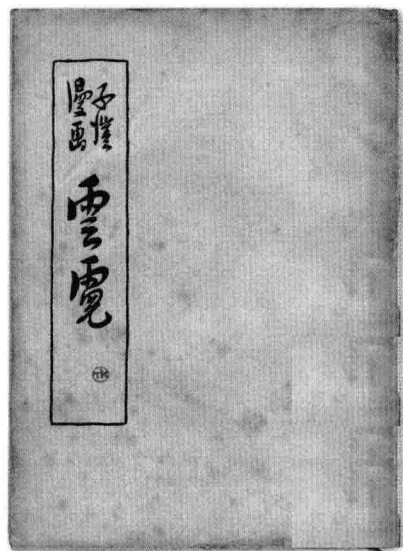
丰子恺漫画集⑦

丰子恺画
吴浩然编

海豚出版社

云霓

1935年
天马书店版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霓 / 丰子恺著. --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
2014.1
(影印版丰子恺漫画集)
ISBN 978-7-5110-1603-4
I. ①云… II. ①丰… III. ①漫画-作品集-中国-
现代 IV. ①J228.2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3852号

书 名: 云霓
作 者: 丰子恺
编 者: 吴浩然

总 策 划: 俞晓群
丛书策划: 李忠孝 梅 杰
责任编辑: 梅 杰 边海玲 房 蓉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责任印制: 于浩杰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
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-68998879
印 刷: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20开
印 张: 4.7
字 数: 94 千字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1603-4
定 价: 18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我的漫画

豐子愷

人都说我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，这话半是半非。我小时候，《太平洋画报》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《落日放船好》、《独树老夫家》等，寥寥数笔，余趣无穷，给我很深的印象。我认为这真是中国漫画的始源。不过那时候不用漫画的名称。所以世人不知“师曾漫画”，而只知“子愷漫画”。“漫画”二字，的确是在我的书上开始用起的。但也不是我自称，却是别人代定的。约在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左右，上海一班友人办《文学周报》。我正在家里描那种小画，乘兴落笔，俄顷成章，就贴在壁上，自己欣赏。一旦被编者看见，就被拿去制版，逐期刊登在《文学周报》上，编者代为定名曰：“子愷漫画。”以后我作品源源而来，结集成册，交开明书店出版，

就仿印象派画家的办法（印象派这名称原是他人讥评的称呼，画家就承认了），沿用了别人代定的名称。所以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，我只承认漫画二字是在我的画上开始用起的。

其实，我的画究竟是不是“漫画”，还是一个问题。因为这二字在中国向从来没有。日本人始用汉文“漫画”二字。日本人所谓“漫画”，定义如何，也没有确说。但据我知道，日本的“漫画”乃兼指中国的急就画、即兴画，及西洋的卡通画的。

但中国的急就、即兴之作，比西洋的卡通趣味大异。前者富有笔情墨趣，后者注重讽刺滑稽。前者只有寥寥数笔，后者常有用钢笔细描的。所以在东洋，“漫画”二字的定义很难下。但这也无用考据。

总之，漫画二字，望文生义：漫，随意也。凡随意写出的画，都不妨称为漫画，因为我作漫画，感觉同写随笔一样。不过或用线条，或用文字，表现工具不同而已。

我作漫画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。今日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历史，自己觉得，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：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；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；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；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。但又交互错综，不能判然划界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。

我从小喜读诗词，只是读而不作。我觉得古人的诗词，全篇都可爱的极少。我所爱的，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，甚至一句。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，往往把它译作小事，粘在座右，随时欣赏。有时眼前会现出一个幻象来，若隐若现，

如有如无。立刻提起笔来写，只写得一个概略，那幻象已经消失。我看看纸上，只有寥寥数笔的轮廓，眉目都不全，但是颇能代表那个幻象，不要求加详了。有一次我偶然再提起笔加详描写，结果变成和那幻象全异的一种现象，竟糟蹋了那张画。恍忆古人之言，“意到笔不到”，真非欺人之谈。作画意在笔先，只要意到，笔不妨不到；非但笔不妨不到，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。有的人看了我的画，惊骇地叫道：“噫，这人只有一个嘴巴，没有眼睛鼻头！”“噫，这人的四根手指粘成一块的！”甚至有更细心的人说：“眼镜玻璃后面怎么不见眼睛？”对于他们，我实在无法解嘲，只得置之不理。管自读诗读词，捕捉幻象，描写我的“漫画”。《无言独上西楼》、《几人相忆在江楼》、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





等便是我那时的作品。初作《无言独上西楼》，发表在《文学周报》上时，有一人批评道：“这人是李后主，应该穿古装，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作历史画，也不是为李后主词作插图，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的体感。我是现代人，我的体感当然作现代相。”这才足证李词是千古不朽之作，而我的欣赏是被动的创作。

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，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。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，尤其是那时，我初尝世味，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，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，只有儿童天真烂漫，人格完整，这才是真正的“人”。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，在随笔中、漫画中，处处赞扬儿童。现

在回忆当时的意识，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。这些画我今日看时，一腔热血，还能沸腾起来，忘记了老之将至。这就是《办公室》，《阿宝两只脚，凳子四只脚》，《弟弟新官人，妹妹新娘子》，《小母亲》，《爸爸回来了》等作品。这些画的模特儿——阿宝、瞻瞻、软软——现在都已变成大学生，我也垂垂老矣。然而老的是身体，灵魂永远不老。最近我重展这些画册的时候，仿佛觉得年光倒流，返老还童，从前的憧憬，依然活跃在我的心中了。

后来我的画笔又改方向，从正面描写成人社会的现状了。我住在红尘万丈的上海，看见无数屋脊中浮出一只纸鸢来，恍悟春到人间，就作《都会之春》；看见楼窗里挂下一只篮来，就作《买粽

子》；看见工厂职员散工归家，就作《星期六之夜》；看见白渡桥边白相人调笑苏州卖花女，就作《卖花声》……我住在杭州及故乡石门湾，看见市民的日常生活，就作《市井小景》、《邻人之爱》、《挑荠菜》……我客居乡村，就作《话桑麻》、《云霓》、《柳荫》……这些画中的情景，多少美观！这些人的生活，多少幸福！这几乎同儿童生活一样的美丽。我明知道这是成人社会的光明的一面。还有残酷、悲惨、丑恶的黑暗的一面，我的笔不忍描写，一时竟把它们抹杀了。

后来我的笔终于描写了。我想，佛菩萨的说法，有“显正”和“斥妄”两途。西谚曰：“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。”我为何专写光明方面的美景，而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？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、悲惨相、丑恶相、残酷相，

而为它们写照。《颂白者》、《都市奇观》、《邻人》、《鬻儿》、《某父子》，以及写古诗的《瓜车翻覆》、《大鱼啖小鱼》等，便是当时的所作。后来的《仓皇》、《战后》、《警报解除后》、《轰炸》等，也是这类的作品。

有时我看看这些作品，觉得触目惊心。恍悟“斥妄”之道，不宜多用，多用了感觉麻木，反而失效。于是我想，艺术毕竟是美的，人生毕竟是崇高的，自然毕竟是伟大的。我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，其实不是正常艺术，而是临时的权变。古人说：“恶岁诗人无好语。”我现在正是恶岁画家；但我的眼也应该从恶岁转入永劫，我的笔也不妨从人生转向自然，寻求更深刻的画材。我忽然注意到破墙的砖缝里钻出来的一根小草，作了一幅《生机》。这幅画真正没有几





笔，然而自己觉得比以前所作的数千百幅精工得多，以后就用同样的笔调，作出《春草》、《战场之春》、《抛核处》等画。有一天到友人家里，看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，壳内插着红莲花，归来又作了一幅《炮弹作花瓶，世界永和平》。有一天在汉口看见一枝截去了半段的大树正在抽芽，回来又作了一幅《大树被斩伐》。《护生画集》中所载《遇赦》、《悠然而逝》、《蝴蝶来仪》等，都是这一类的作品，直到现在，我还时时描写这一类的作品。我自己觉得真像沉郁的诗人。诗人作诗喜沉郁。“沉郁者，意在笔先，神在言外。写怨夫思妇之怀，写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飘零，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；而发之又须若隐若现，欲露不露。反覆缠绵，

终不许一语道破。”（陈亦峰语）此言先得我心。

古人说：“行年五十，方知四十九年之非。”我在漫画写作上，也有今是昨非之感，以后如何变化，要看我的心情如何而定了。
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

子楷
墨画

雨云霓









雲 霓

——代序——

這是去年夏天的事。

兩個月不下雨。太陽每天曬十五小時。寒暑表中的水銀每天爬到百度之上。河底處處向天。池塘成爲窪地。野草變作黃色而矗立在灰白色的乾土中。大熱的苦悶和大旱的恐慌充塞了人間。

室內沒有一處地方不熱。坐轎子好像坐在銅火爐上。按桌子好像按着了煙囪。洋蠟燭從台上彎下來，彎成磁鉢的形狀。薄荷錠在桌子上放了一會，旋開來統統溶化而蒸發了。狗子伸着舌頭伏在桌子底下喘息，人們各佔住了一個門口而不息地揮扇。揮的手腕欲斷，汗水是還不絕地流。汗水雖多，飲水却成問題。遠處挑來的要四角錢一擔，倒在水缸裏好像乳汁，近處挑來的也要十個銅板一擔，沈澱起來的有小半擔是泥。有錢買水的人家，大家省省地用水。洗過面的水留着洗衣服，洗過衣服的水留着洗褲。洗過褲的水再留着澆花。沒有錢買水的人家，小腳的母親和數歲的孩子帶了桶到遠處去扛。每天愁熱愁水，還要愁未來的旱荒。遲耕的地方還沒有種田，田土已

雲 霓

一

硬得同石頭一般。早耕的地方苗秧已長但都變成枯草了。盡驅全村的男子踏水。先由大河踏進去小河，再由小河踏進港汊，再由港汊踏進田裏。但一日工作十五小時人們所踏進來的水，不夠一日照臨十五小時太陽的蒸發。今天來個消息，西南角上的田禾全變黃色了；明天又來個消息，運河岸上的水車增至八百幾十部了。人們相見時，最初徒喚奈何：「只管不下雨怎麼辦呢？」「天公竟把落雨這件事根本忘記了！」但後來得到一個結論，大家一見面就惶恐地相告：「再過十天不下雨，大荒年來了！」

此後的十天內，大家不暇愁熱，眼巴巴的只望下雨。每天一早醒來，第一件事是問天氣。然而天氣只管是晴，晴，晴……一直晴了十天。第十天以後還是晴，晴，晴……晴到不計其數。有幾個人絕望地說：「即使現在馬上下雨，已經來不及了。」然而多數人並不絕望：農人依舊拚命踏水，連黃髮垂髫都出來參加。鎮上的人依舊天天仰首看天，希望牠即刻下雨，或者還有萬一的補救。他們所以不絕望者，爲的是十餘日來東南角上天天掛着幾朵雲霓，牠們忽浮忽沈，忽大忽小，忽明忽暗，忽聚忽散，向人們顯示種種欲雨的現象，維持着他們的一線希望。有時牠們升起來，大起來，黑起來，似乎義勇地向踏水的和看天的人說。「不要失望！我們帶雨來了！」於是

踏水的人增加了勇氣，愈加拚命地踏，看天的人得着了希望，欣欣然有喜色而相與歡呼：「落雨了！落雨了！」年老者搖着雙手阻止他們：「喊不得，喊不得，要嚇退的啊。」不久那些雲竟果然被嚇退了，牠們在炎陽之下漸漸地下去，少起來，淡起來，散開去，終於隱伏在地平線下，人們空歡喜了一場，依舊回進大熱的苦悶和大旱的恐慌中。每天有一場空歡喜，但每天逃不出苦悶和恐怖。原來這些雲竟只是掛着給人看看，空空地給人安慰和勉勵而已。後來人們都看穿了，任牠們五色燦爛地飄遊在天空，只管低着頭和熱與旱奮鬥，得過且過地度日子，不再上那些虛空的雲霓的當了。

這是去年夏天的事。後來天終於下雨，但已無補於事，大荒年終於出現。現在，農人啖着糠稈，工人閒着工具，商人守着空櫃，都在那裏等候蠶熟和麥熟，不再回憶過去的舊事了。

我現在爲甚麼在這里重題舊事呢？因爲我在大旱時曾爲這雲霓描一幅畫。現在從大旱以來所作畫中選出民間生活描寫的六十幅來，結集了付天馬書店出版，又把這幅雲霓冠卷首，就名其書爲雲霓：這也不僅是模仿關雎，葛覃，取首句作篇名而已。因爲我覺得現代的民間，始終充塞着大熱似的苦悶和大旱似的恐慌，而且也有幾朵雲霓始終掛在我們的眼前，時時用美好的形態來安

雲 霓

四

慰我們，勉勵我們，維持我們生活前途的一線希望。

記述既畢，自己起了疑問：我這雲霓能不空空地給人玩賞，空空地爲人慰勉麼？能滿足大旱時代的渴望麼？自己知道都不能。因爲這里所描的雲霓大小了，太少了。僅乎這幾朵怎能沛然下雨呢？恐怕也只能空空地給人玩賞一下，爲人慰勉一下，然後任其消沈到地平線底下去的吧。

廿四年三月十九日於杭州

目次

14	13	12	11	10	9	8	7	6	5	4	3	2	1
清道夫	桂花	血	杆	粗布	人造搖線機	三娘娘	新絲	三眠	米和豆	南畝	柳蔭	話桑麻	雲霓



23	27	26	25	24	23	22	21	20	19	18	17	16	15
西瓜	「火熱饅頭！」	糖糕	他的家眷	饅頭担	拍賣	店	冬夜工畢	絞	冬日的汗	鋪蓋	過洋橋	曉風殘月	江頭